

第三十章 京外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出京，日頭便黯淡了下去，車隊過離亭而不駐，在大道楊柳的目送下緩緩向北。

巡城司官兵護送使團出京十八裏地便折回，將一應沿途看防的任務，交給了京都守備拜。使團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馬車，連綿拉了十餘輛，除了載人之外，更多的空間是留給了此次北行所需要的禮儀所備。

肖恩鐐銬未去，被關押在第二輛馬車之上，車中還有一位監察院的官吏負責照管生活起居。這位官吏滿麵微笑，小心地用毛巾替這位重犯擦拭著臉，毛巾很軟，不會傷到肖恩早已老枯的臉頰。

“如果我抓住你，用你威脅那個姓範的年輕人，會不會有效果？”鐵鏈鏗鏘一響，肖恩蒼老的聲音的車廂裏響了起來，隻是話語中自然流露出一股漫不經心的感覺，似乎早就已經猜到了答案。

那位負責他生活起居的官吏溫和一，誠懇說道：“肖先生，既然輪到我來服侍您，自然早就做好了被你製住的準備，不過身為慶國子民，到時候，自然隻好服毒自盡，免得讓院裏的大人為難。”

肖恩閉著雙眼，身上的厲寒氣息漸漸消退了一些、輕聲說道：“頭髮太長，幫我綁一下吧。”

二人的對話，似乎省略了一點東西，那就是肖恩此時被鐵銬所錮，又如何能夠製住這位監察院官吏？也許二人心中都清楚，一旦離京遠去，單靠這薄薄的鐵錮，是斷斷然不可能永遠限制住恐怖肖恩的手腳。

那位官吏走到肖恩的身邊，從身旁的小櫃中取出梳子。細心地梳理著肖恩及腰的雪白亂發。手指異常穩定，沒有一絲顫抖。

肖恩在數十年有就是天下有數的九品高手。如果不是這二十年間一直被關在監察院，備受大刑折磨，又被院中三處的毒藥折損著精神，人們猜測他應該早就應該晉入大宗師的境界。

饒是如此，但病虎猶有餘威，隻看他出獄之時監察院如臨大敵的模樣，還有他身上那股子天然流露出的威勢，便可以知道這位老人依然擁有著可怕的實力。

如果肖恩此時暴起發難。隻怕這位中年官吏根本不可能有半分反抗的餘地，但他依然穩定微笑，滿麵自若。肖恩有些欣賞地看了他一眼，知道對方隻怕早就下了決心，一旦被自己製住，就會馬上服毒自盡，隻是不知道他的毒藥藏在身上哪裏。

“慶國真有這麼好，能讓你心甘情願，甚至滿心歡喜地守在我這個魔鬼身邊？”這是肖恩一直以來很不解的事情。明明慶國官場也是一片，當初他效命的北魏朝廷卻在一夕之間分崩離析，雖然其中有自己與戰清風大帥被擒失勢的緣故，但是慶國的戰鬥力依然強橫的有些不合邏輯。

中年官吏恭敬說道：“如果我死了，院裏會負責家人以後的生活，我孩子十二歲後。就可以授勳，而且相信小範大人會幫我照顧。小範大人很有錢的，我這條破命能換這麼多東西。真的值了。”

肖恩活動了一下手腕，鐵鏈聲音再響，有些煩燥：“依然是這些老手段...你叫什麼名字？”

中年官吏啞啞笑著回答道：“我叫王啟年。”

關押重犯肖恩的馬車排在第二輛，範閑掀開車的側簾，微眯著眼看了那輛馬車一眼，揮手喚過一位虎衛，輕聲問道：“馬車旁邊安排的人怎麼樣？”

何謂虎衛？這又要說回到司南伯範建大人與陳萍萍院長在皇宮外的第二次談話，總而言之，範尚書在自己兒子即將出國的時候，終於忍不住將手中掌握的那批隱秘力量，拔了一小部分放進了使團裏。

這些虎衛個個具有極強的武力，雖然說論狙殺不如監察院六處，論集體戰鬥力不如監察院五處，但是這些虎衛都是千挑萬選的人物，護主的忠心卻是無庸置疑，有股子說不出來的狠勁兒。

當然，範閑隱約猜到，實際上這些虎衛是父親替深宮裏那位皇帝陛下掌管的，說不定還起著製約監察院的作用，隻是製約監察院的力量很顯然不僅僅是虎衛這方麵。這次司南伯能派遣這七名虎衛跟著自己的兒子北上，也一定是經過了宮中的允許。

跟在頭輛馬車身邊的是虎衛頭領，姓高名達，他恭敬回答道：“少爺放心，雖然沒有六處的人，但我們能夠保證穩妥。”

因為名義上這些虎衛屬於範尚書的私力武裝力量，所以他稱呼範閑用的是少爺而不是大人，但範閑依然感覺有些怪，笑了笑。

四周京都守備師的官兵們拱衛著這隊奇怪的使團，緩慢向北前進，那些身著鐵甲的官兵有些沉默，畢竟這隻是一趟閑差，但知道事情內幕的那些將領卻有些不舒服，他們的沉默更多代表著一種屈辱。

十數年來，如今在位的皇帝陛下率著慶**隊東征西伐，從未一敗，早已讓慶國的軍隊習慣了勝利，去年那次被定義為“邊境衝動”的戰爭，慶國依然是勝利方，但誰也想不到，身為勝利方的慶國，卻被迫因為某件很王八蛋的事情，而要做出極大的讓步雙手將肖恩送回北方！

範閑在京中撒的言紙早已像插著翅膀一般，飛到了天下每一處角落，所以這些將領們也知道長公主在這件事情的起的險惡作用，軍方對於皇室的不滿，似乎都集中到那個美聰而瘋狂的皇家女子身上。

這也是範閑直到如今依然沒有辦法弄清楚的問題長公主雖然瘋，但她並不傻，反手將慶國北域密探頭目言公子賣給北齊，她到底能從中得到什麼好處？如果隻是為了讓莊墨韓來京都羞辱自己，範閑肯定不信，他不認為自己擁有如此重要的地位。

如果長公主是為了將來的皇權之爭，尋求北齊方麵的外援，但這樣豈不是會得罪絕大部分的軍方力量？不論怎麼看，都會覺得這是件得不償失的交易。

使團的車隊已經往北行出半日，太陽漸入山峰，光線更加黯淡，車隊開始在一大片樹林邊上稍作休息，使團的副官前來請示，依規矩，使團應該在前方三裏處的驛站停上一夜。

範閑想了一會兒後搖搖頭，吩咐道先在此處暫停，稍後再論，便下了馬車，舒展了一下因為長久不動所帶來的麻痺感覺，信步向後方走去。

那位虎衛首領手按長刀，沉默地跟在了他的身後。範閑眼光一垂，注意到虎衛的刀有些奇怪的長，不由好奇問道：“拔出來會不會不方便？”他在五竹的教導下，尤其注重戰鬥中的反應速度，知道武器越長，武器主人的反應就會越慢。

虎衛首領高達咻的一聲提起長刀，很冷靜地送到範閑的身前，解釋道：“有機關，所以出刀可以加快，因為屬下主要負責掩護截殺，所以這一行七名虎衛用的都是加長刀，隻求殺傷範圍能更廣一些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示意他不要再跟上來，此時他已經到了第二輛馬車的旁邊，輕輕**一下鼻子，似乎能夠隱隱聞到馬車裏傳來的血腥味和冰寒氣息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心想王啟年和那個老怪物一路呆下去，隻怕最終會瘋掉才對。

果不其然，一著見範閑上車，王啟年站在車廂口滿臉痛苦說道：“大人，什麼時候我能休息一下？”

“再等兩天。”範閑笑著拍了拍他的肩頭，問道：“肖恩有什麼異動沒有？”

王啟年搖搖頭，冷靜地將這半天時辰中，肖恩的一舉一動都講給小範大人。範閑平靜地聽著，知道王啟年的話一定會落入肖恩的耳中，卻也並不擔心什麼，半晌後方輕聲說道：“我進去看看。”

“危險。”王啟年不讚同地搖搖頭，“病老虎依然是老虎，肖恩雖然此時大不如當年，但畢竟曾經是九品上的絕對強者，如果大人一不小心被他擒住要脅，我們怎麼辦？”

範閑應道：“放心吧，肖恩不是傻子，離京都不過十幾裏地，如果他這時候就想有異動，那是自尋死路。”他當然知道肖恩的恐怖實力，九品上的強者意味著什麼？隻要想一想當初自己夜探皇宮時，燕小乙那宛如天外而來的一箭便能體會。

“而且這一路還要同行許久，難道我就一直不去看他？”範閑笑了起來。

...

在陰暗的馬車中，陰寒的肖恩陰沉著臉，一頭白發早已被係了起來。範閑捧著身上的小盒子，滿臉笑容地掀簾而入，說道：“肖先生，這要去北齊上京路途遙遠。先進些食物清水吧。”

肖恩緩緩睜開雙眼，眼中寒芒一現即逝，微笑說道：“辛苦範大人。”

範閑似乎一點也不畏懼肖恩的手段，滿臉堆笑打開食盒，很仔細小心地將盒中的糕點喂進老者那張仍然顯得有些枯幹的雙唇，然後又喂他喝了些清水。

一陣沉默之後，肖恩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這些毒藥沒用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